

## 永存心中的信念之光

□孙士东

糠多付一分钱。我算了算，这四百多斤糠给他送去能多卖四块钱，就同意了。

由于集市离那人的村子不到十里路，我就把糠都放到一个三轮车上，让母亲先回家。谁知装满后刚骑了几百米，我忽然感觉失去了平衡。下车一看，左后侧的轮子被压变形了。我只好先卸下车，跑着赶上母亲，二人又回来把糠卸在地上。我推着空车去花两块钱修好，再和母亲装好车一起去给那人送。

一路上，我和母亲都有说不出的苦涩，天热得我们几次停在路旁的小树下歇息。到了那人的村口，我说：“娘，咱买瓶水喝吧？”母亲说：“行，买两瓶吧，那种白的就行。”她不知道那白的是娃哈哈纯净水，比普通的汽水要贵很多。我告诉母亲，还是买带颜色的吧，那是镇上自己制的，便宜。

那年夏天，我和父亲打工挣

了两千多块钱，卖多余的粮食挣了五六百块，又借了亲戚三四千块，终于凑够了入学的各项费用。

一个暑假的辛苦奔波让我深深感到一个农村学生的无助与无奈。在以后的两年本科生涯里，我通过用功学习挣奖学金、勤奋写作挣稿费、给院系整理图书打工等许多方式补贴生活费用，总算顺利撑到了毕业。

毕业后，我先是在家乡县城的一所中学教书，后来考到机关当了六年秘书，又调到新闻宣传单位工作至今。

偶尔回想起那几年的经历，在几分酸涩涌起的同时，也有一种幸福感：那最困难的日子终于挺过来了。我也从未敢忘记当年烈日下的各种艰辛，一直努力工作，积极向上。

我深信母亲常说的那句话：困难是不会永远跟人作对的，挺一挺总会过去。这就是我永存心里的信念之光。

“不行，我们不能停下来，必须继续前进，在零下四十摄氏度的暴风雪中，停下来会冻死的！”于是我们走啊，走啊，不知走了多远的路；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，就在几乎绝望时，我突然发现脚下是我们连队的耕地。

抬头望见夜空中的北斗星。啊，我们辨别出方向了。我们立即向着连队的方向前进。

“灯光！张凤英，你看，前面有灯光！”梁云英由于兴奋变了声地大叫道。

接着我也看见了那橘黄色的灯光，是我们炊事班的灯光，顿时我们感觉浑身有了力量，我说：“有灯光的地方就有温暖，就有热乎乎的热汤面。快走啊，回去吃热汤面。”

我们信心倍增向着灯光快速前进！最终我们回到了连队。这灯光，于绝望中的我们，就是希望，就是生命之光！

## 生命之光

□张凤英

连长下令：“接到团部命令，在东南方十公里处，发现敌人的小分队，团部命令我们在40分钟之内赶往出事地点作战，全体跑步前进。”于是我们一个个穿得像狗熊一样，背着行李扛着枪，跑步前进在漫天的暴风雪之中。

不多一会儿，有些女知青就掉队了，后来一些体质差的男知青也掉队了。梁云英属于最早掉队的，当时我身体很棒，完全可以跟上大部队，但是我舍不得也不放心把她丢弃在暴风雪的黑夜里；所以，我决定，宁愿掉队、受处分也要陪着梁云英一起走。

渐渐地大部队走远了，我们离开连队也很远了。我们处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境地，在茫茫雪夜中，我们迷路了。这时候梁云英实在走不动了，她说：“咱们坐下来休息一下吧。”我立即警觉到，危险降临了。我果断地说：

## 你是我永远的阳光

□杜新英

的感受。想让坏人尊重你，首先，你要让他不敢欺负你。”

你还告诉我：“越痛苦，越要迅速了结。”这些应该通过家庭教育获得的处世知识，这些成长过程中要懂得的最基本生存经验，身为成年人的我，没有。

所以我被人伤得千疮百孔。本应是我此生守护天使的父母，只知道唉声叹气，暴跳如雷，迁怒于我。

人的劣根性一再出现。姐妹亲戚，同事邻居，没有一句暖心的话，只有讽刺侮辱像霜雪打在我心上。

在暗无天日的岁月里，你是我唯一的阳光，唯一的支持。

你说：“你没做错什么，是别人做错了事。既然没做错，就无需因为别人的卑鄙而痛苦。”

从此我昂首挺胸地走在人群里，理直气壮。不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，也是保护自我的正确思维。

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存经验和思维，父母没有教我，老师没有教我。世彪，是年龄比我小六

时间虽然过去快二十年了，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炎热的中午。那天，我们的三轮车轮子被压扁了一个。

那年夏天，我从师院专科毕业，考入省内一所本科院校。家里本就不多的积蓄花得差不多了，又赶上当年学费大幅上调，9月的入学费用成了那个暑假最大的难题。我跟着父亲打了接近一个月的工之后，回家休息了几天，顺便收拾一下书籍、行李等。一天晚上，母亲忽然想起西配房里还有十几袋糠，于是我们又借了别人家的一辆三轮车，母子二人一人带着一大车糠上了集市。

那天热得出奇，等了很长时间，没有人来买我们的糠。因为实在太热了，我和母亲便轮流去集市旁的一条河里洗脸。大约到了十一点，终于有一个五十多岁、衣着干净的人过来要买下我们的两车糠。他说自己退休在家养兔子，条件是送货上门，每斤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我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，那时候我们经常在三更半夜紧急集合搞拉练。

有一年腊月，室外的气温在零下四十摄氏度，漫天的“白毛风”怒吼着，夜里十二点，我们正在热乎乎的被窝里熟睡，突然紧急集合号吹响了。

听到军号声，我们犹如上了发条一般，立刻从炕上弹跳起来，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，打好行李、扛起七斤半的自动步枪，跑步冲到“白毛风”呼啸的操场上集合。当天，我的好友梁云英正赶上感冒发烧。我问班长：“报告班长，梁云英发烧，可不可以请病假？”班长说：“连长有命令，全体集合，不许请假。”于是，梁云英拖着病体和我们一起冲进了暴风雪中。我和梁云英感情很好，便主动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。

每个新年，我都会总结过往，再规划未来。一边总结规划，一边在心里跟你说话。世彪，我的好朋友，每年的总结，都像是在跟你汇报。

直视自己人生的时候，就像你还站在对面，还是少年时微笑着让人如沐阳光的样子。

但是，我很自豪，我已不再是年轻时胆小懦弱遇事退缩的思维了，我已经成熟，知道遇事要因人而异不同问题不同处理了。

而这些，都是当初你教我的。

十八岁的你，沉稳谦和，周到豁达但绝不吃大亏。不吃大亏，意味着会保护自己，也是性格成熟的一种表现。而会保护自己，意义很多，表示在某些时候要明哲保身适当妥协，而在另一些时候则要学会说“不”，把自己的不爽或拒绝明确表达出来。

要学会保护自己。世彪，这是你告诫我的。

十八岁的你，教二十四岁的我：“当无处可退的时候，要挺起腰来告诉对方‘不’。当你表现出不妥协的态度，对方才会考虑你

### 【下期征文预告】 回家的路

命题说明：春节，是中国人至关重要的节日，回家过年已成为许多在外游子的期盼和情感皈依。纵使离家千万里，一路会遇到各种麻烦也在所不惜，小小的一张车票，承载着家的味道，承载着亲人的挂念与期盼……回家过年的路上经历了多少故事，寄托了几多情怀，欢迎写下来与大家分享。

征文要求：1000字以内，文体不限。请附上个人的姓名、职业。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。  
投稿邮箱：qwbxz@163.com

### 太阳的光 都去哪儿了

□刘宗兰

王老板从车库里开出了他的奥迪，刚行驶了十几米就撞到了电线杆上。他从车里出来看了看他的车没有大碍。然后点上了根“软中华”，看了看手表，吐了口烟，自言自语地骂上了：“熊天气，都十点了这雾还不散，这不耽误事吗？他奶奶的，这熊天爷爷都一个多星期了也不给露个脸！”不知道王老板是真骂的天爷爷还是包括其他的。

王老板的心情我很理解，因为我也很需要太阳。

我并非像王老板有急事要驾车去办，又怕大雾天有危险。而是腿疼的病犯了，吃药针灸效果也不好，医生说是年龄大了缺钙，除了药物补钙，最好的办法是晒太阳。我想这好办，不用求人，不用花钱，晒太阳多方便呀。

但是这么便宜的事就愣是不便宜。先说我住的楼房只有十二点左右才见点太阳，就像是住在窄窄的夹缝墙里，到了中午才能从夹缝中见到那么一丝阳光。要想晒太阳我需要步行二里多到广场上。但太阳也不是那么大方，不是阴天就是雾霾。就是晴天露一回脸，也奢侈得像是害羞的姑娘蒙着层纱。

有首歌里的歌词有水平，万物生长靠太阳。这歌词太对了，那大棚里的蔬菜就是太需要太阳了。可阳光就是小气得不舍得明媚点，让大棚里的蔬菜们高兴高兴，舒展舒展它们的肢体，让蔬菜的花儿向老天爷露个笑脸。这可倒好，经常不见阳光的蔬菜，像饥饿的孩子长得一点不出息。菜市场上听到的怨声不亚于王老板的骂声：这菜咋这么贵呀，黄瓜好几元钱一斤，长相还不好，这是咋了！咋了？菜农知道，有水有肥没有阳光照样是不行的，那菜就不好好给你长。

我在想，即使我是井里的青蛙让我看到井口大的天，那点井口天也应该是蓝色的，看到的阳光也该带着它的明媚！就是晚上我散步在广场上看到的月亮，也应该是她美丽光亮的脸庞，不应该害羞蒙着纱，不许人们观赏她的真容。

这时我仿佛听到天爷爷在回复地上人们的骂声：“你们还好意思骂我呢？都是你们造的孽，你们鼻子里两个小烟筒，整天冒烟熏我；你们屁股下面坐着的四个轮子，时不时地喷尾气熏我；你们工厂里的大烟囱大管子整天往我的身上喷黑粉，流污水，我洗都洗不掉……是你们让我的太阳没有了明媚，让月亮失去皓洁的光泽。我都很想清楚地看着万物生长，可我连万物模样都看不清。要想跟我要明媚的阳光，你们首先不要欺负我，让我的脸干干净净的，也好让我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你们的脸庞。那样，万物茂盛，你们健康！”

我心想，天爷爷回复王老板们的话不知道大家听到没有。



投稿邮箱：qwbxz@163.com  
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主编。  
命题嘉宾：施战军（文学博士，